乾象通鑑

按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有乾象通鑑一百卷注舊抄二字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有乾象通鑑一百卷注舊鈔本三字又記之曰宋李季撰卷首有自序曰臣季著為成書不遠千里赴行在獻之云云此本同又曰錢遵王氏謂當是宋高宗時作然卷末自署河間府免解進士李季奉聖旨編河間已陷要不當云萬里赴其採引廣博推驗精詳得未曾有且所引逸書頗夥尤為藝林之淵海外間傳本絕稀此猶出錢氏藏本所鈔傳者舊藏郡中汪氏

又汪本首有汪士鍾印平陽汪氏藏書印二朱記豐順丁氏所藏爲孫淵如本而此本則陽湖莊炳漢贈之獨山莫氏爲明李唐山中丞藏本之只有其印而無汲古閣毛氏常熟瞿氏平陽汪氏印豈有兩本耶抑紙有缺脫耶莫氏印之于宣統元年吾以甲寅四月得之于孔氏岳雪樓然無岳雪樓印此則藏者之不必盡加印印之有無不足爲藏書之據安知此本非汲古之舊物印自莊氏傳已吾五年間而四易主但莫氏有印亦可感矣若此書之精博鈔傳之古前人已言之不復論惟寶傳之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六年甲寅四月南海康有為記

乾象通鑑一百卷 寫本 孫氏祠堂舊藏

宋免解進士李季奉旨撰進建炎二年高宗賜序多引古占書蓋開元占經之亞也此本孫氏鈔藏于忠愍侯祠堂後歸上海郁松年道光乙巳蕉林逸史楊振藩為檢史志細校以朱筆識增損其旁及上下端將刊行未果唐宋人引書取大意不失易舊文太多亦非也今歸豐順丁氏同治丁卯仲冬獲觀

此書次序體例按之玉海所載景祐乾象新書御製序大概相同乾象新書為楊維

德等所撰李季蓋增損以爲己書今乾象新書久亾賴此以存歷代占驗之學宋時詔太史局每月具天文風雲氣候日月交蝕等事實封報秘書省玉海紹興三年詔元明不聞其事此書正備史局檢災祥具奏而作也　玉海紹興乾象通鑑條載紹興元年三月十八日詔乾象通鑑與舊書參用先是御前降乾象通鑑一百卷付太史局命依經改正譌舛　繫年録初河閒府進士李季集天文諸書號乾象通鑑建炎四年六月癸酉命婺州給札上之紹興元年三

月甲寅詔與舊書參用自天文官吳師彥
等頗摘其譌謬二年七月壬寅改置翰林天文府
乾象通鑑雖以紹興二年置翰林天文府
其成書在北宋時故多見古書如黃帝甘
石巫咸諸占皆具於是可補開元占經之
漏此書惟見王海其目載讀書敏求記各
家書目不載近始得自吳門以舊鈔本歸
家仲馮翼録存此本天文占驗與算法為
兩家之學近時誤合之幾欲廢觀象之説
存之以俟知者五松居士記
按陸游老學菴筆記有前宣州通判李季

善奏章為秦會之設熙未知即其人否嘉
慶十年九月十四日孫星衍記于濟寧南
池舟次

以上皆先世父郘亭徵君經眼錄之所記也頃
陽湖莊觀察炳漢出所藏明鈔本每
卷首有李鹿山中丞印炳漢蓋得諸吳司
馬貞亮案孫淵如所見舊抄云歸家仲
馮翼其馮翼者雖與淵如稱同族實非常
州人嘗刻問經堂叢書者也今冊內既無
其收藏圖記則知此非問經本矣孫祠本
也又見之豐順丁中丞持靜齋丁氏之書載

還揭陽十餘年前已聞其最著之世綵堂刻韓集流轉在滬則此書殆未可蹤跡矣以著錄之罕流傳之希而此數百年寫本巨編完好無闕者誠可貴矣淵如本將刊行未果余有周元占徑之淵如所寫校序跋已具將付梓者惜不能與持靜齋書兩令之姊潢昔年曾據此本覓廣雅書局寫生錄副今以見貺余得之不啻若人所云獲一珍珠船也並記以志雅惠時宣統改元二月辛丑朔壬戌獨山莫棠廣州識

乾象通鑑序

臣李言天垂象以示吉凶聖人觀天文
以察時變其來尚矣雖示現不常所遇
有數然其吉可致其凶可禳修德修刑
經史所載有已試之驗歷代慎之設官
分職厥有攸司秦漢之後散於亂離書
既不備法亦罕傳間有異人研書奥學
前知禍福自爲避就世既禁而不習書

亦秘而不示行於司天者止存繩墨之中而不能推其妙藏於冊府者雖隱深微之言而未嘗覺於習書不全法不盡將該吉凶禍福是猶索塗於瞽而問樂於聾或幸得之一二而止耳臣書生也早遇異人密傳奥旨研精窮思二十餘年方禁網嚴密不敢示人而天象時變臣已逆知於十五年前矣嘗以微言咨

于故丞相李邦彥前北帥王安中初不以為然中略推其驗後大信之而事已不及矣臣謂此術既妙人不能知知於已然後事實無濟於是據經集諸家之善考古驗已驗之迹復以景祐新書海上秘法參列而次第之著爲成書凡一百卷目之曰乾象通鑑開秩對目而天之所示時之所變無一不在將不勞推

測而吉凶禍福之兆鑑古驗今昭然自
見然後修德于己禳變于天可以保世
祚安邦家守太平實有補於
聖朝臣是以不遠萬里冒犬豕鋒鏑之死
前赴
行在而獻之畎畝之忠輙犯
斧鉞惟
陛下萬機之餘時賜

睿覽見上象宜審閱之以圖修檏之方避
就之地臣歸老山林雖屛迹不出將復
見
太平之日矣豈勝幸甚臣眛死謹序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九

巫咸甘德周天去極度數論

甘德中官星五十九坐共二百一星黑

甘德外官星二十九坐共二百九星黑

巫咸中官星九坐共三十一星黃

巫咸外官星二十坐共九十五星黃

卷第十

石申甘德巫咸三氏紫微垣星坐論

石申紫微垣二十二坐共五十四星赤

甘德紫微垣二十坐共一百一星黑

卷第十六

五緯太白論

卷第十七

辰星行　辰星退行

辰星光色　辰星休王色

辰星歲星相犯　辰星與熒惑相犯

辰星鎮星相犯　辰星與太白相犯

辰星雜星干犯　客星犯辰星

卷第十八

紫微垣星論

紫微垣總序　歲星犯紫微

熒惑犯紫微　太白犯紫微

鎮星犯紫微　辰星犯紫微

卷第二十一

卷第二十四

卷第二十五

卷第二十六

卷第二十七

卷第二十八

卷第三十一

卷第三十七

卷第四十三

卷第四十四

卷第四十五

卷第四十九

卷第五十

卷第五十四

卷第五十七

卷第六十

卷第六十三

卷第六十七

列舍參宿前論

卷第六十八

列舍參宿後論

列舍柳宿前論

卷第七十四

列舍柳宿後論

卷第七十五

列舍七星前論

卷第七十六

列舍七星後論

卷第七十七
列舍張宿前論

卷第八十

卷第八十三

卷第八十四

卷第八十五
東方雜坐統論下

卷第九十四

南方雜統論下

青丘星論　　進賢星論

卷第九十五

五星總論上

卷第九十六

瑞雲星論

卷第九十八

祅景總論

卷第一百

乾象通鑑卷第一

河閒府兊解進士臣李　李奉

聖旨編

乾變論

天體　天數

天裂　天鳴

天雨血　天雨肉

天雨土　天雨雹

天火　天雨石

天雨草　天雨魚

天無雲而雨

天雨毛

天雨骨

天雨灰

天雨絳羅

天雨錢

天雨績

蒼雲經天

天雨釜

天非時降雪

天無雲而雷

天雨僉

天雨金

天雨冰

天雨五穀

天雨水銀

天有大霧

天有異星如火

天非時降霜

天非時雷

天雨大氷　　天雨雜物

天晝夜陰晦

天體

古者言天有三家一曰葢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蔡邕曰宣夜之學絶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無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理今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占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周髀即葢天之説也本庖犧氏立周公受之扵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者股也股者表也言天似

蓋笠天形南高北下極在天之中也虞喜作安天論以為高天無窮確乎在上常安之形其光耀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河之有潮液萬品之有形藏也虞聳立穹天論云天形穹窿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姚信造軒天論云人為靈虫形最似天今人頤前多胷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諸天論者雖多自虞喜虞聳姚信輩好奇狥異之說皆非極數談天者也今備覽異同徧稽典籍仰瞻辰極旁矚

四維察二曜之循環測五緯之伏見校之以儀象定之以晷刻則渾天之說信而驗焉渾天之形如彈圓半出地上半隱地下周天之數三百六十五度餘二千六百九十一秒九千一百九十四其餘萬五百為母也天常西轉一周天餘一度其一度者為日一晝夜行一度也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雖衆星隨天出没而極星不移而為天之樞星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二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餘六千五百九十五秒九千五百九十七非極出地三十六度倍之得七十二度則

常見不隱之通徑也南極之徑亦七十二度常隱不見二極之間各九十一度少强帶天之紘是為赤道日當秋分之宿則黄道與赤道相交日當冬至之宿即黄道在赤道外二十四度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少强去天頂六十度日當夏至之宿黄道在赤道内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少强去天頂十二度其黄道所交之宿即八十五年退一度强日行一年一周天則不及歲差矣昔之論天者莫精於張平子以為推步七曜之道度曆象昏明之論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刻漏之分占晷景之

往來求形驗於事情者莫密於渾象也若天果如渾則天之出入行於水中為的然矣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夫陽久稱龍龍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陽物也又出入水中與龍相似故以龍比也聖人仰觀俯察審其如此故晉卦坤下離上以証日出於地也需卦乾下坤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故天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何疑之有渾為天之真形於是可知矣

天數

周禮大司徒掌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鄭氏以爲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有五寸者南方對戴日之下萬五千里也與星辰四游昇降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焉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通與等謂之地中今穎川陽城之地謹南越志宋

元嘉中南征林邑以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景
居表南交州日景竟北三寸林邑竟九寸一分所
謂開戶以向日也交州大畧去洛九千餘里蓋水
陸曲折非論圭表所度惟直考實其五千里乎開
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景夏至景表南長三寸
三分与元嘉中所測大同然則距陽地而南値路
應弦望至於日下蓋不盈五十里測景使者大相
元太云交州望極纔出地二十餘度以八月自海
中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衆星燦然其明大者
甚衆圖所不載莫辯其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

上其星皆見乃古渾天象以為常没地中伏而不見之所也開元十二年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以為準繩植八尺之表而引度之自滑州白馬縣北至之景尺有五寸七分自滑表南行一百九十八里百七十九步得汴州浚儀正臺表夏至景長一尺五寸微強又自浚儀西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許州扶溝縣表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四分又自扶溝西一百六十里一十步至豫州上蔡武津表夏至景長一尺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景差二寸有餘而先儒

以為王畿千里景差一寸又乖殊舛而不同矣以勾股圖校之陽城北至之景一尺四寸分弱冬至之景一丈二尺七寸一分半今據陽城夏至之景一尺四寸七分小分八十以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寸餘百分寸之以八尺之表勾股取之則南方載日之下去陽城乃三千七百九十四里有餘步矣夏至之日日斜射陽城乃二萬九百九里有餘步矣倍之得四萬一千八百一十八里有餘則天之徑也古之言南方載日之下萬五千里去日地八萬里斜射陽城八萬一千三百六十

四里者蓋未經細測而約言之是以用法無憑差之遠矣或云天近之廣越今之所術者則五百二十里二百七十步而不能差二寸矣

天裂

劉向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

武密曰天裂者作亂之臣無道之君欲分裂其國

洪範傳曰清而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色是謂易常天裂陽不足是謂臣强天裂見人兵起國亡

星傳曰天裂有光見流血有兵下人善惡如言見牛馬鳥豕國不安

陳卓敘占曰天春裂君臣有憂夏裂主喪秋裂主歲饑冬裂天下大灾臣下有陰謀事

海上通占曰陽不足陰乘之故天為之裂主天子不能制諸侯有分裂之象亦曰臣下有竊天子柄者

大象旁通曰天裂有光如火有聲如雷其國有拔城亦曰有兵喪

天鳴

傳曰天鳴有聲至尊憂皆國亡之兆

武密曰天鳴有聲君死百姓哭一曰天鳴為萬姓勞世主失王不出千日也

劉向曰春秋之前天鳴地拆災並臻其主不知驚惧終降禍憂此皆亂國之所生也

京房易袄占曰天有聲人主有憂

星傳曰確然在上者天也忽然有聲王者惡之

陳卓叙占曰天何言哉後有聲而鳴其殃也人君當天陽道也君道也故人君當之宜矣

大象旁通占曰天鳴不救人主有憂其救也謹四時之祭修德以禳之其為禍也輕苟去不知懼亡國棄祀之兆

京房易袄傳曰萬民勞厥袄天鳴

天雨血

傳曰天雨血是謂天見其祆不正者不得久處其位不出三年兵起

武密曰天灑血染衣其下君被弒

陳卓叙占曰人君不道厥祆雨血君失正道國祚將亡故天為之雨血

一行游儀論曰天灑血如絳水其下人君惡之

石申曰天雨血其國君失祚亦曰其流血又曰陰陽之氣不得其正故天雨血其下有積骨籍籍

京房外傳曰天雨血國君被弒亦曰下有叛臣

黄帝占曰天雨血汚人衣其國兵起人民受禍肝腦塗地

天文别録曰君無德以手民則天爲之泣血血染人衣其國失祚亦曰人臣竊主柄

天文總論曰天湿血染人衣則天下多死喪亦曰其下流血

京房灾異後序曰天雨血其下有屠城亦曰破軍殺將人君惡之

司馬彪曰天雨血國不保祀亦曰臣下有叛謀臣不臣之象

郄萌謚象占曰天雨血其國有死君亦曰臣弑君之象

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下有惡心不出三年無其宗又曰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也

天雨肉

傳曰天雨肉不享其德將易其主

陳卓叙占曰君德不修皇天弗親故厥袄雨肉其下有更王

夏氏占曰國祚將更則天雨肉大如拳

海上通占曰天雨肉國當改王亦曰人君受制于强
臣
石中曰君道虧則天雨肉其下有革命之主亦曰有
自立侯王
甘德占曰天雨肉則國祚將繼女主擅權人臣有叛
謀
一行游儀曰天雨肉大如碗則王者惡之天下將更
王
京房災異後序曰君無德天匪輔厥祆天雨肉國將
易其君亦曰國祀不承

天文別録曰天雨肉如手則其國有不受制諸侯亦曰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

京房易袄總占曰天雨肉盈寸過一時朝廷有内變人君惡之亦曰臣族離散流亡

天雨土占附証

傳曰天雨塵土主百姓勞怨内滛亂小人將起

海上通占曰天雨黄土將失軍伍其下破軍殺將

陳卓叙星占曰天雨土及旬其下國將滅亡亦曰國祚將棄

夏氏占曰天雨細黄土過一尺王者惡之

春秋考異占曰天雨黄細塵土如粉麪其國有土功之事

海上占曰天雨黄沙自旦及暮攪之盈掬人臣有叛謀及功伐之事

天文別録曰天雨黄土染污人衣服其國不肖者在高位亦曰百姓勞苦

隋書曰天雨黄塵天下大饑

京房災異後序曰天雨土百姓苦而無功下民怨謗

古今占曰天雨灰土無道暴虐

京房飛候占曰天雨土閉善不與蔽賢絶道之咎

尚書中候曰商紂時六十日雨土于亳

五行類事占曰天雨土不肖者食祿

天雨雹

傳曰雹者陰脅陽也陽盛雨水温煖而易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氷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雹者陰脅陽也董仲舒曰凡雹皆為有所脅行專一之政故也

一行游儀後論曰雹者陰脅陽也然陰陽之氣相廹脅故為雹

孫氏瑞應圖曰雹者陰氣盛陽氣微陽脅之轉而為

雨雹甲乙日大如雞卵者臣不受制于君天雹雨丙丁日大如拳者臣下有叛謀雹雨戊巳日大如瓜禾稼傷飛鳥死者其下有自立諸侯期一年雹雨庚辛日大如桅殺虫獸破屋死瓦者其下有屠城壬癸日大如五升器者其下走君

京房災異後序曰冬雨大雹則不有亡國必有走君亦曰人君惡之秋雨大雹盈數尺則女主有憂

夏氏總占曰春雨大雹盈五尺以上則其下有人臣逆上命亦曰其下信讒殺無辜

天火

傳曰火南方陽光輝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向明而治若乃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宫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

海上通占曰君德不亨則火不炎上火不炎上則孽火爲殃

一行游儀後論曰火南方之物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苟聽政不修信道不篤小人乘君子之器則火失其性火失其性則自上而下焚宗廟燒舍宅或乘之以風或冒之以雨窮人力不救者是謂天火

京房災異後序曰火失其性孽災宮室是謂天火火發甲乙日則期千日内有變火起丙丁日期一年有火喪火起庚辛期二百日有兵起火起壬癸日期一百日朝廷有憂

陳卓叙占曰天火災宫室宗廟其後有内憂亦曰朝廷惡之火災府庫則國用將不繼亦曰國計將竭則孽火災府庫

天雨石

傳曰天雨石占爲政者質信不施爲詐佞其下君當死之

甘德星傳曰天雨石隕墜地大可一丈如鷄子兩頭銳名曰天鼓所下之邦必有大戰伏尸

陳卓叙占曰天隕星墜地為石者其下有流血亦曰天隕石血染圻

海上通占曰國政不修君德不享厥祆雨天石所下之國有兵喪亦曰人君惡之

天文別録曰天雨石在甲乙日則所下之邦有大喪在丙丁日則所下之邦失地在戊巳日則所下之邦有屠城在庚辛日則所下之邦流血伏尸在壬癸日則所下之邦有君死雨石在子丑日則其野

先水後兵王師不利在寅卯日則其野有大喪亦曰有白衣會在辰巳日則其野臣下有叛謀不成在午未日則其野為外國侵掠在申酉日則其野不有破軍必有亡城在戌亥日則其野有內變亦曰人君惡之

荆州總占曰天雨石其大如斗國君將走亦曰國祚將滅亡故天雨大石

文曜鈎曰人君失政天孽雨大石破屋瓦殺禽獸其邦民流失業

天雨草

傳曰君洛祿信衰厥天雨草

京房曰火失其性則有草祆

武密曰天雨草其色赤民殃流亡又曰其歲民多兵死

陳卓叙占曰天雨草相膠結如弹圓展之如莎其色青則所有之邦有叛臣亦曰國多陰謀

海上通占曰天雨草相樛如拳大其色赤則其下女主擅權亦曰后族權威

司馬彪總占曰天雨草色青樛結如弹其國有死君亦曰人主惡之

京房外傳曰火失其性厥祅天雨赤草其國有陰謀大臣天雨枯草色黃其下有兵火亦曰有急兵
天象通占曰天雨草相樛結辰之盈尺如新生莎草其色青黑則其下有不受制諸侯亦曰有自立侯王

天雨魚

傳曰天雨魚國有兵喪魚介出於水天雨之者水失其性
陳卓叙占曰水至陰也魚介虫也水失其性厥祅天雨魚不出百日其國有兵喪亦曰人君惡之

天象旁通曰人君不謙禮法下民流亡則蘖為之雨魚注古人以魚比民水比禮天雨魚水失其性也明矣

海上通占曰天雨魚其色黃則后族專權亦曰女主干政天雨魚其色赤則臣下有陰謀天雨魚其色白其國有內變天雨魚在宗廟宮室中不出一年有蕭墻之憂亦曰有棄祀

荊州占曰天雨大魚盈天其國有內憂亦曰有女喪

天無雲而雨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天雨者從龍而作無雲而

雨災禍殄之

天象通占曰無雲而雨是謂天泣其下有死君亦曰有大兵喪

陳卓叙占曰雲從龍雨亦從龍而作無雲而雨是雲龍之不相從其下有叛臣亦曰有偃文諸侯

荊州總占曰天無雲而雨曰日光盛明雨盈數寸其國有兵喪亦曰其下流血伏尸故天象為泣者此也

天無雲而雷

傳曰雷者天鼓也無雲而雷當有暴兵

陳卓叙占曰雷有無雲而發者有不發而震者皆陰陽之德威也人君貌不恭號令不得乎中厥祆雷震而無雲也故詩言隱其雷以况號令者謂此易言震為雷為貌不恭也聲震及百里者其下有急兵

海上通占曰無雲而雷不可不辨山祆作鳴天狗墜地其聲隱然皆若無雲而雷也然則山之鳴其聲自下而上天狗之墜其聲自上而下其為聲也均若雷之發考其來也亦不能無上下之別余故巫咸曰雷鼓不雨五穀不熟雷鼓無雲三軍亂行

天雨毛

傳曰邪進賢退前樂後憂金失其性則天雨毛

海上通占曰人君不修德政惟務兵革以海民人由是金不從革而失其性金失其性則厥袄天雨毛長盈尺者其下起兵長及數尺者其下有不死將必有破軍若摎結長如馬尾其下有屠城

京房易傳曰邪人進賢人退則天雨毛

易袄曰天雨毛貴人出走三占皆應

天雨釜

傳曰國將虐人君不親骨肉他人與傑出同類故釜

從天墜

大象旁通曰人君不親睦于内則天孽雨螽其下君族流離子孫不繼亦曰國將棄祀

陳卓叙占曰天雨螽其國將失祚亦曰人君虐政酷民不親宗族厥祆雨螽

京房災異後序曰人君曲法害民賦斂不已下民不親人君人君不睦九族故天雨螽亦曰天雨螽其下人君患之

春秋宋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是時宋公殺大夫而無罪刑罰暴虐賦斂無已故天雨螽

天雨骨

傳曰天雨骨是謂陽消王者德衰政令不行佞人入用内有爭兵

陳卓叙占曰天雨骨則讒佞害忠良若雨于宗廟宮室朝有急兵亦曰人君有内憂若雨在民舍閭𦒿歲大饑亦曰兵起

天雨金

傳曰天雨金鉄是謂刑餘國君殘酷好殺無辜不出一年兵災于朝

陳卓叙占曰人君失刑則天雨金鉄期一年有兵起

海上通占曰臣下曲法以加忠良厥祆天雨金期百

日有兵起亦曰人君有陰謀

天雨灰

傳曰君無道暴虐天雨

陳卓叙占曰君德不享酷虐良民則天爲之雨灰其

下有暴兵亦曰有内變

海上通占曰天雨灰黄色者有内亂色白者有兵起

京房灾異後論曰天雨灰四塞若黄塵雨盈寸者内

有蕭墻之變

天雨氷

傳曰天雨氷其下大疫水失其性則天雨氷

大象旁通曰日在北陸冱陰祈寒水凝而爲之者氷也君德不孕水失其性則天孽雨氷天雨氷其下有女喪亦曰女主惡之

陳卓叙占曰天雨氷水失其性而不潤下者也雨降籍如氷其下大疫若雨及地而成氷其下女主有憂亦曰有内變

天雨絳羅

傳曰天雨絳羅其下君暴死

陳卓叙占曰天雨絳羅人君惡之亦曰不有亡國必

有死君

海上通占曰天雨絳羅于宗廟宮室中其國將棄祀

亦曰天子有內憂

大象占曰天色赤如火次雨絳羅于宮庭中則有下

民多死亡

天雨五穀

傳曰天雨五穀是謂不熟人君賦斂重故天示戒

武密曰天雨五穀不肖者食祿是為惡祥

陳卓敘占曰小人乘君子之位則天為之雨粟亦曰

民多流亡

海上通占曰天雨五穀其下大饑亦曰人相食赤地
千里白骨籍籍
京房外傳曰歲將不登則天為之雨穀天雨五穀其
下有饑莩
史記曰燕太子丹囚于秦天雨粟于燕

天雨錢

傳曰天雨錢其下亂
陳卓叙占曰錢者蓄藏通用之貨也天雨錢主有内
憂
京房災異後序曰天雨錢其下民人多爭亦曰人臣

爭權

天雨水銀

傳曰天雨水銀兵將興失道之君當之水失其性

海上通占曰陰盛不伏水失其性則天雨水銀其國將棄祀亦曰人君惡之

陳卓敘占曰天雨水銀則君疾將有變亦曰臣下有

叛謀

天雨績

傳曰天雨績其下大飢民亡

陳卓敘占曰天雨績如毛其國人君惡之若委積山

川其下有飢民亦曰大飢人相食

海上通占曰天雨績如麻紵懸山林其下大飢野有餓莩亦曰歲不登米貴

古今星釋曰天雨績懸掛山林若麻紵然其野有大喪

天有大霧

傳曰霧者百邪之氣陰来冒陽奸臣謀上擅竊主威在天爲濛在人爲霧

李淳風曰霧氣不順四時爲陰陽錯亂之象積日不解天下分離

陳卓叙占曰霧者陰氣盛來侵陽氣黄霧四塞晝昏其下有叛謀亦曰臣下謀

海上通占曰百邪之氣積而為霧陰霧帳天白晝如夜連日不解者則其野有自立諸侯

武密曰大霧障天入鼻如煙其國有分裂之象亦曰不有亡國必有死君

蒼白雲經天

傳曰蒼白雲經天下有拔城

武密曰蒼白雲甲乙日經天其下有内憂蒼白雲丙丁日經天其下宗社有災蒼白雲戊己日經天其

下有屠城蒼白雲庚辛日經天其下大兵起蒼白
雲壬癸日經天其下有亡國亦曰歲有大水
陳卓叙占曰蒼白雲廣數尺從東方經天其東方有
陰謀人臣蒼白雲廣數尺從南方經天其南方有
祆言害國政蒼白雲廣數尺從北方經天其北方
有不受制人臣蒼白雲廣數尺從西方經天其西
方有女主憂

天有異星如火

傳曰異星如火下有火災
陳卓叙占曰異星晨見東方如火期三月有火災異

星晨見南方如火期一月宮室有火災異星如火夕見西方期百日宗廟有火災異星如火夕見北方期五十日民間有大火災

天雨釜

傳曰天雨釜人相食亦曰民飢為亂

陳卓叙占曰金失其性天雨釜其下大飢人相食

海上通占曰民不粒食厥袄天雨釜亦曰其分大荒歉雜貴

天非時降霜

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

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冬先雨乃隕
霜有芒角聖賢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
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木根上隙間不毅而誅茲謂
虐民其霜反在草下

天非時降雪

傳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之象
京房易傳曰夏雪戒臣為亂
陳卓叙占曰夏降雪是陽不勝陰也君道衰臣道盛
亦曰臣下擅君柄
京房外傳曰天非時降雪陰迫陽也雪降非時亦臣

逈君之象也

海上通占曰四月雨雪其下有亂臣賊子四月謂正陽之月也雪至陰之物也以至陰逈至陽故天為之雨雪主弱臣强也明矣

天非時雷

傳曰天非時而雷大臣專政女主擅權為君失時賊臣將起

陳卓叙占曰雷天鼓也冬有雷震則女主有憂亦曰夷狄犯塞

海上通占曰雷不發而震震不以其時其為禍亂也

必矣冬震雷則人臣竊主柄

天雨木氷

傳曰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爲木氷零氣寒木不曲直也

劉向曰氷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物有害則陰氣脅木木未雨而木先寒故得雨而氷也

陳卓叙占曰氷者至陰之物木者少陽之氣天雨木氷是陽不勝陰之象也故陰盛脅陽未雨而木先寒故雨滋之而成氷也天雨木氷其下有叛謀陰

志亦曰有大兵

天雨雜物

天雨蟞國有兵喪　天雨膏如蟲輔臣多貪君臣暴虐一日將帥敗　天雨爵錫不出三年易白者為甘露黃者為爵錫　天雨疋物君德不通於天　天雨杵臼歲饑　天雨釜甑歲穰　天雨木多風穀傷民厄　天雨絮喪後有兵絲棉同占　天雨桀君有咎　天雨墨多陰謀　天雨物非人所見者皆大兵

天晝夜陰晦

傳曰天晝夜陰晦下有陰謀

陳卓叙占曰天陰晦晝夜不分者其下有陰謀亦曰女主擅權

海上通占曰天陰晦連日不解其國有暴兵起亦曰內有急兵

武密曰天晝夜陰晦又無雨其國有人臣干時政亦曰臣下竊君柄

乾象通鑑卷第一終